



逸堂四品

宋羽小札

YITANGSIPIN SONGCI XIAOZHA

刘逸生 著

岭南美术出版社

还无味。衣带渐宽终不悔。为伊消得人憔悴。

拟把疏狂图一醉。对酒当歌。强乐





宋祠小札

YITANGSIPIN SONGCI XIAOZHA

刘逸生 著

岭南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宋词小札 / 刘逸生著. —广州: 岭南美术出版社,
2008. 4
ISBN 978-7-5362-3613-4

I. 宋… II. 刘… III. 宋词—文学欣赏
IV. I207. 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62767号

策 划: 徐南铁
责任编辑: 李 颖
装帧设计: 李 颖 杨 靖
责任技编: 谢 芸

宋词小札

出版、总发行: 岭南美术出版社

(广州市文德北路170号3楼 邮编: 510045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: 广州市岭美彩印有限公司
版 次: 2008年4月第1版
2008年4月第1次印刷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: 15.75
印 数: 1-5000册

ISBN 978-7-5362-3613-4

定 价: 24.00元

关于《逸堂四品》

刘斯翰

以刻苦自学终成大器的逸堂老人，又穷其一生，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普及。在写出蜚声国内的《唐诗小札》之后，陆续写了《宋词小札》、《漫话三国》，主编了《中国历代诗人选集》、《中国古典小说漫话丛书》两套共数十种，晚年还写了文史小品数百篇，在刊诸报章之外，并编辑出版了《史林小札》、《艺林小札》、《事林小札》等，在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方面，堪称贡献良多。岭南美术出版社有意将其中的代表作三种，加上自传体回忆录《学海苦航》，合成一套重新出版，署其名曰“逸堂四品”。兹因编者之命，作为小文，述其所闻于逸堂老人之私语，亦间出己意，为此书提供一点辅助性参考。

品之一：学海苦航

“学海苦航”虽然明显地源自“学海无涯苦作舟”，不过，“苦航”二字，以其蕴涵独特的人生体验，读来仍使人印象深刻。古人所谓“脱胎换骨”、“点铁成金”，说的就是这一类的再创造。

以自学为线索来写自传，老人处心之平实，由以可见。但是，当读完此书，我的感想却是——这其实是一个传奇故事。它记述了一个被农村抛弃的苦孩子，在毫无师承，无人指点，旁人看来绝无成功可能的情形之下，竟然从生活的夹缝中突围而出，最后在学问上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。这么一个故事，对于读者是富于启迪与感奋的，而对于自学者尤其具有震撼力。这无疑又是当时出版社考虑出版它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
老人终生自学，以成大器。一个“苦”字，道出了自学的真谛，更道出了老人的平生。

少年时代，他为生活所逼迫，从十一岁父亲去世开始，过早走上谋生的路，学做木匠，当果栏学徒、书店店员、报馆后生，只能在谋生的间隙中自学，无师无友，凭着天生好学和对于古典诗词敏锐的审美直觉，在极其逼仄陋劣的环境中艰难积累。

成年时代，他为工作所挤压，自三十岁进入《星岛日报》后，从事报纸编辑工作凡三十年，报纸工作的繁重，未曾涉足过的人是无法体会的。在香港时，他经常要兼做两家报纸的编辑。建国后回到广州，则除了工作之外，每天还要花上两三个小时搞各种政治运动，他就只能舍弃休息和消闲，紧紧抓住剩余的时间不放，即便偶然看戏，也常常提早离场……五十之年更遭遇“文革”，且一度被剥



夺人身自由。

六十以后，老人摆脱了工作和生活的羁绊，获得了宝贵的自由，步入他一生中丰收的时期，忙于著述、交游、吟咏、旅行、出版著作。七十以后，由于血尿之疾发生，严重影响了老人怡静的心境，晚年的治学因而处于顽疾的困扰之中。

我想，老人其实天生具有做学者的禀赋。第一，他记忆力好，书中的回忆就有不少例子，而直到中晚年，在闲谈之中，他对于所经眼书籍、诗词、人物一直保有令闻者称叹的记忆力。我曾经向他请教过旧诗中的典实，他随口就能说出它们在《二十四史》中的具体位置，那确乎不仅是读书的工夫，而是记性真好。第二，领悟力强，自学而不具备过人的领悟力，要想取得像老人这样的成就，是不可能的。第三，好书成癖，老人生来爱书，但和藏书家的书癖不同，他之于书，乃视之为知识的渊薮、学问的海洋，他初则如海绵吸水，渴求不已，继则如鱼得水，涵泳其中，以为大快乐！老人晚年坐拥书城，心犹未足，尚时时探问网上查书的消息，听到有好书，还是要买来浏览一番。第四，勤于动手，做学问的人，不单眼要勤，而且手要勤，老人的藏书中，常常可见夹着字条，或者剪报，是与书中内容有关的材料，这为他各种札记文章的写作，做了有效的准备。老人写文章信手拈来，独具只眼，就颇得益于这材料积累的工夫。第五，不盲从。做学问的人，能够不盲从，是成功的关键之一，老人深得此要，所以有《唐诗小札》的独树一帜，所以有百余年中无人敢为的《龚自珍己亥杂诗注》和《龚自珍诗编年笺注》。

所以我想，以逸堂老人这样的资质和性分，如果遇着一个富裕的家庭，一条可以从小学读到大学的人生道路，几乎可以肯定，他必会在大学潜心学术。然而，造物主却作了另类安排。

品之二：唐诗小札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当《唐诗小札》面世，广州新华书店竟然出现了排队争购的场面。从此它一纸风行，风靡了大江南北！至今，仍然有不少人认为：《唐诗小札》哺育了几代人的中国古典诗歌修养和爱好。

其实，以类似小札这样的形式谈诗词，并非《唐诗小札》首创，在它之前，已经有人使用过它。有趣的是，近二十年来，受《唐诗小札》启示而发扬光大的各种“鉴赏辞典”，吸引了更多人前来一试身手，但是，却还没有谁能够把《唐诗小札》比下去。当“鉴赏”大潮过后，它以“刘逸生小札系列”丛书之一再度推出，仍然很受读者欢迎。

《唐诗小札》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。

对于它何以能够成功，尚吟先生在该书“代序”中指出两条：一是作者对于唐诗具有“深入”的理解，二是其优美“如散文诗”的文笔。说得都对，但我以为还可以补充一条，就是它的富于“知识性”与“趣味性”。

“知识性”和“趣味性”对于《唐诗小札》其实相当重要。因为通俗地谈篇

幅短小而不算深奥的唐诗，要敷衍成篇并不容易，而要做到各篇自具面目，使人读数十篇而不生雷同之感，欲罢不能，更是谈何容易！单凭疏解文义和优美文笔，是办不到的，这就要发挥“知识性”与“趣味性”的长处。照我看，《唐诗小札》的成功，一半有赖于此。这里所谓“知识性”并不等于有知识，读书人往往并不缺少知识，但容易受知识所拘囿，成了知识的奴隶，他的知识不能够和自己的文笔融为一体，只是些死知识。逸堂老人则不然。丰富庞杂的知识贮藏在他脑中，他是主人，知识则好比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仆，他运用知识，挥洒自如地引领读者出入古今，上天下地，纵横四海，而绝无掉书袋、说名理的冬烘气。

“趣味性”除了有个高低问题，对通俗读物作者来说，更要紧的是，对现实社会、对周围的生活，有没有息息相通的广泛的兴趣。把握不到现代人、一般读者的趣味所在，就无法吸引他们，更谈不上把他们的趣味提高。哪怕作者有再高的品位，对望望然去之的读者，也只有徒唤奈何。而要了解读者的兴趣，他们所以“喜闻乐见”，就只有靠实践，从长期经验积累中悟得，舍此别无他途。逸堂老人置身新闻界而多年从事副刊工作，使他具备了对“趣味性”这说来有些虚无缥缈之物的敏锐触觉。老人曾经追述他在羊城晚报副刊工作的经历，其中就说到：“在快满九年的时间里，经我的手，在《晚会》总共发表了两万多篇长短不齐的文章、诗词、漫画、照片、剪纸、谜语……之类。《晚会》的宗旨，读者一看就明白，用那时的话来说，就是‘寓共产主义教育于谈天说地之中’，强调了它的‘知识性，趣味性’的特点。内容自然是古今中外，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，飞潜动植，文武百工，无所不包。在近九年之间，确实也绞了不少脑汁，费了不少气力。”

我想，如果逸堂老人早就在大学当教授，或者没有进入新闻界，或者进入了新闻界却没有到《羊城晚报》主持“晚会”副刊，对“知识性”和“趣味性”积累了深刻的了解，真不知道他能否写得出《唐诗小札》这样成功的作品？

老人晚年曾把他的“小札”与《唐诗三百首》相比，评价它们对唐诗普及的功劳。无疑地，无论在选诗的眼光，还是诗歌的审美和解诗的“深入浅出”上，“小札”是大大超过了后者的。《唐诗小札》自1961年出版，到今天仍然在再版，跨越了从“文革”前到“改革开放”后这样巨大的社会发展变化，而作者并不需要进行相应的修改，这表明它的确葆有不受时移世易淘汰的金刚不坏身。而这一点是与《唐诗三百首》差可比拟的。

品之三：宋词小札

在《唐诗小札》一举成功之后，朋友们就提出过写一部《宋词小札》的建议。但是，这一良好愿望，却整整等了二十年之后才得以实现。据逸堂老人说，这是由于自己当时对于宋词还未能深入了解。而另一个原因，他没有说，就是宋词中许多名篇，内容不外风花雪月，在那二十年中属于被批判对象，实在不好



谈。

但《宋词小札》由此就成了老人心里的一个情结。当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他被打入“牛棚”，押送“干校”，又被暂时“解放”之后，在英德荒僻的山野之间，这沉埋已久的情结，便悄然萌动了。据老人回忆，他在一次请假返广州时，携回了龙榆生编的《唐宋名家词选》，之后，“偷偷阅读近一年之久”，把唐宋名家的词作，翻来覆去读了几十遍，上百遍，终于豁然开悟。

《唐宋名家词选》是一部好选本，它不仅选词数量比较多，而且集合了历代以来词界公认的佳作，眼光比较开阔，选词比较全面，因此较好地体现出一代之文学——宋词的风貌。现在，我们手边还保留着逸堂老人研读过的这部著作，上面布满红笔、蓝笔批语，可以想见当年老人挑灯夜读的心思神情。老人所做的工作，大致分为两部分：一部分是对词家、词作的评论，另一部分是对历代以来，尤其是清代词界的谬误，予以分析、批评和纠正。以今人的历史观审视宋词的发展演变，拓清古人（主要是清“常州词派”）过求深曲的主观理解。这是一种自出手眼的气度，与那些盲目地崇拜古人，匍匐于名人篱下者，真不可同日而语。正是由于有这种精神，逸堂老人敢于推翻清代词界巨擘的成说，直指其谬误；敢于说前人对词往往未曾讲透，只说一些不着边际的大话、空话，徒令后学听后如云里雾里，到头来对词家词作还是若明若暗，弄不明白。也正基于此，老人穷山孤往，发愤自强，入虎穴以得虎子，并将其所得写成《宋词小札》一书，通过对一首首宋词名作的条分缕析，疏通其意，揭示门径，令读者实实在在地把握“词家之心”。

老人曾说，《宋词小札》虽不似《唐诗小札》那样声名煊赫，却花费了他更多的心血。这绝非信口之言。因为诗歌自唐以下，流传不替，经过宋人、明人的收集整理和研究，唐诗的精微已然尽出。但宋词的情况不同，五代北宋的歌唱传统，到南宋已经大量失传，元代、明代，词的创作已是不绝如缕。清代号称“词之复兴的时代”，无论创作还是论著都盛极一时。然而，词毕竟已由可唱变成不可唱，由歌词变成了案上文本，这就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词的写作传统、技巧的认识，也影响了对宋词的理解和认识。一句话，清代词坛的新统，遮蔽了宋词的真面。由于种种原因，宋词在社会上也远不如唐诗普及。群众基础不同，决定了作为普及性读物的《宋词小札》，较之《唐诗小札》，在写作上带来更多掣肘——必须要以“解释词意”作为每篇小札的基本任务，解说的压力增加了，加上宋词名作篇幅相对较长，内容相对狭窄，于是“知识性”、“趣味性”的发挥余地大受限制——这些客观原因，使老人写来不能像写《唐诗小札》那样得心应手，挥洒自如。但是，话又说回来，正由于它具有上述的“筚路蓝缕”之功，《宋词小札》的深层价值其实又在《唐诗小札》之上，对于喜爱宋词的读者而言，它是一部值得郑重推荐、不可多得的入门书。

品之四：漫话三国

逸堂老人的自学，随兴趣所之，在少年时代除了古典诗歌之外，就是古典小

说。他说考进香港《星岛日报》当校对，第一次发薪水，全部拿来买了一部《反三国志》。那时他虽然依旧贫困，但早已步入成熟之年了，却仍旧如此痴迷！他少年时代内心的饥渴，更可以想见。其中《三国演义》（全称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）自然属于老人极为喜爱的一种。读书人大约都如此，他对一部书，或一个作者，或一个问题发生了强烈兴趣，在以后的阅读中，乃至生活中、工作中，遇上有某种连带关系的触发点，他就会一下被触发、点燃，寻味一番之后，会把素材和思考所得储存起来，或以记录的方式，或以记忆的方式。逸堂老人则更喜欢以剪报的方式，这大抵由于他的职业方便吧？他保存着许多剪报，有些就直接夹在有关的书页间。时间一长，这些相关资料会积累得很多，而对一个聪明人，它可以使他成为“问题专家”，或者换句话说，它可以使他在“这个问题”上，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人。逸堂老人对《三国演义》的知识造诣到底有多深？不好说。但他确是一个“三国迷”则不假。因此，到“文革”结束以后，应复办的羊城晚报之约，他就开了一个专栏叫“漫话三国”。根据晚报读者对象的要求，仍以知识性、趣味性为取向。专栏颇受欢迎，其后结集。老人为初版所作“内容提要”说：

本书以“漫话”的形式，不拘一格地谈论三国人物和故事……它传播历史知识，但又非史料的罗列，而充满了轶闻趣事；它进行艺术分析，但又非理论的说教，而从比较中给人启发；它也有史实的核查，但并非繁琐的考证，而言简意赅；它还有人物的评价，却不是长篇大论，而言之有据。本书各篇文字，都是围绕小说《三国演义》为中心来展开的，但不局限于此，而是牵针引线，将三国故事有关的民间传说，以及正史、野史的有关记载，施以取舍，分置轻重，搜罗编织而成……

它概括了《漫话三国》普及性的特点和作者为文的用心。但是，在翻阅这些趣味盎然的篇章时，如果对《三国志》或者《三国演义》下过功夫的读者，并不难感受到老人修养的深浅。也和《唐诗小札》、《宋词小札》一样，他其实是运用深入浅出的笔致，看似闲来几句，却是举重若轻，在不经意中启导读者，通过有趣的话题激发他们去想象、探究和思考。这正是一本好的普及读物所具有的魔力，与大学讲义那般严肃、学究的面孔完全不同。

在读《漫话三国》时，我们不难从字里行间发现逸堂老人不时流露出来的童心——那是一个充满着求知欲望的、对书的海洋充满着好奇心的自学少年的心。且看这些篇章题目：

关于大战若干回合……另一个“巧使连环计”……不问年龄的“桃园结义”……来历不清的关羽……奇怪的“过五关”……关羽之败，谁应负责？……何来的“五虎将”？……刘后主怀疑过孔明吗？……诸葛亮为什么要痛骂王朗？……木牛流马不是独轮车……魏延



是降将吗？……曹操的“七十二疑冢”……刮骨与开颅……左慈的魔术……鲁肃的真正面目……民间创造的“赤壁之战”……华容道的面貌……草船借箭的来历……

从这些吉光片羽之中，我们仿佛可以看到逸堂老人从少年，到中年，到老年，一生阅读、探究“三国故事”的浓厚兴趣和不减热情。《三国演义》对于广大中国读者的魅力，从近年易中天《品三国》，结合三国的历史开讲《三国演义》而声名鹊起，又得一证。我想指出，此类普及性的漫谈的方式，在20世纪80年代初，逸堂老人的《漫话三国》中，就已经有过成功的尝试了。

2007年5月3日于童轩

再版前言

《宋词小札》在1981年初版，1984年再版，共印了十八万多册。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再版。近年我接到一些读者的来信，说他们要找来看，却总是找不到。我只有表示抱歉，因为重印的权力是在出版社，不在我的手里。

《宋词小札》虽是继《唐诗小札》之后对宋词进行欣赏分析的札记式结集，但我付出的心血却不比《唐诗小札》少，毋宁说，我对《宋词小札》下的工夫比《唐诗小札》还要多。我在初版后记里曾说过，真正读懂宋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清代不少词评家对宋词就常有误解，甚至曲解，往往把读者引入迷途。例如一首本来只是吟风弄月的小词，清代的词评家偏要说它有什么政治意义，隐藏着什么讽刺或身世之感，像张惠言的《词选》就是典型的例子。以后也有不少词评家沿着这条路子走，还有人连词的句子还没弄清楚，也来大发议论。这些，对于爱好词的青年不但没有帮助，相反只能起着误导的作用。

我在年青的时候也爱好读词，但对它的了解却十分肤浅，只是欣赏它的文字之工，意境之美，但要再深入一层理解，就不行了。看到前人怎么说，自己也就怎么信，没有个人的真正体会。有些名家的词，即便反复读了多次，还是弄不懂它的用意，或误解了它的用意。那时也学习写些词，但都是些劣品。以后由于忙于应付生活，更没有专心下工夫研究它，不懂的还是不懂，误解的还是照样误解。这样过了多年，可以说，我对词还是一个门外汉。直到“文革”的风暴掀起，我被发配到了“五七干校”，在强迫劳动和强迫学习之余，偷空专门攻读宋人的词，反复研究，这才拨开重重云雾，发现宋词的真正面目，也发现前人的一些误解。从前不懂的如今算是懂了，从前误会的如今也纠正了，我觉得，和我有同样迷惑的青年人恐怕还不少，而且不止于青年人，和我一样年纪的人，怕也有这个情况。于是就下了决心，写出我自己的一点心得，久而久之，就写成几十篇。可以说，我是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糊里糊涂之后才看出宋词的真相，确解它的用意的。所以我在这本书里，不少篇章是作为纠正某些词评家的误解和造成的障蔽而写的，有些我在文中明加点出，有些只是表达我的个人见解，但用意还是在纠正前人的误会。当然，前人的见解也有很正确的，我也参考过他们的研究成果，这里毋须细说。

虽然同是欣赏、分析和解说，但《宋词小札》同《唐诗小札》也有不同，它的不同，主要就在这一点上。我说我花的工夫要比《唐诗小札》还多，主要也是在这一点上。

上面这段话看来有点狂妄，但这是我由衷的话，希望能得到高明读者的



理解。

这一回承出版社的美意，愿意把它再版，作为“小札系列”之一。我重新读了一遍，觉得还可以献给读者。我只增加了几篇文章，每篇的开头加上新的题目，其他都没有改动。

简单谈了这些，就作为再版的前言。

刘逸生

1998年3月27日

目 录

关于《逸堂四品》	刘斯翰 (1)
再版前言	(1)
塞下秋风远戍情	
范仲淹：渔家傲	(1)
酒愁化作相思泪	
范仲淹：苏幕遮	(4)
不如桃杏嫁东风	
张 先：一丛花令	(7)
月明难觅杨花影	
张 先：木兰花	(10)
酒醒斜照写闲情	
晏 殊：踏莎行	(13)
似曾相识燕归来	
晏 殊：浣溪沙	(16)
好梦惊回雁一声	
晏 殊：采桑子	(18)
水阔山长忆远人	
晏 殊：蝶恋花	(20)
且将杯酒劝斜阳	
宋 祁：木兰花	(23)
故乡渺远念空闺	
柳 永：八声甘州	(26)
残月晓风伤别离	
柳 永：雨霖铃	(30)
眼前历历景中情	
柳 永：夜半乐	(33)
衣带渐宽都不悔	
柳 永：凤栖梧	(36)
门掩黄昏恨冶游	
欧阳修：蝶恋花	(39)



- 人生难得有情痴
 欧阳修：玉楼春 (42)
- 行人远出春山外
 欧阳修：踏莎行 (45)
- 秋千笑语惹相思
 李冠：蝶恋花（春暮） (48)
- 不愿春心锁画堂
 王安国：清平乐（春晚） (50)
- 云沉雨散怅黄昏
 王诜：忆故人 (53)
- 小乔夫婿是英雄
 苏轼：念奴娇（赤壁怀古） (55)
- 不知今夕是何年
 苏轼：水调歌头 (59)
- 杨花化作离人泪
 苏轼：水龙吟（次韵章质夫杨花词） (62)
- 阶前斗草记初逢
 晏几道：临江仙 (66)
- 相见还疑是梦中
 晏几道：鹧鸪天 (69)
- 人情长恨薄于云
 晏几道：少年游 (71)
- 画楼云雨总无凭
 晏几道：清平乐 (73)
- 难将沉醉换悲凉
 晏几道：阮郎归 (75)
- 此际何堪梦也无
 晏几道：阮郎归 (77)
- 别离怎似相逢好
 晏几道：生查子 (79)
- 重来已失桃花面
 晏几道：御街行 (81)
- 高楼望断双鱼信
 晏几道：蝶恋花（二首） (83)
- 西池旧会更难寻
 秦观：千秋岁 (86)
- 郴江悔杀下潇湘
 秦观：踏莎行（郴州旅舍） (90)

一年一度一相逢	
秦 观：鹊桥仙	(94)
飞花细雨小楼寒	
秦 观：浣溪沙	(97)
愁来试比黄梅雨	
贺 铸：青玉案（横塘路）	(101)
个般情味已三年	
贺 铸：浣溪沙（二首）	(104)
前人诗句入词来	
贺 铸：行路难（小梅花）	(106)
一弯流水惹相思	
赵令畤：菩萨蛮	(108)
君到江南自有春	
王 观：卜算子（送鲍浩然之浙东）	(110)
新荷记否旧袈裟	
仲 殊：南柯子（忆旧）	(113)
如此星辰非昨夜	
周邦彦：过秦楼	(116)
油壁香车不再逢	
周邦彦：应天长	(119)
聊借梅花寄宦情	
周邦彦：花犯（梅花）	(123)
一片温馨在小楼	
周邦彦：少年游	(126)
层层挪展赋蔷薇	
周邦彦：六丑（蔷薇谢后作）	(128)
离愁都付与杨花	
万俟咏：诉衷情	(132)
战尘犹记八公山	
叶梦得：八声甘州（寿阳楼八公山作）	(134)
黄衫白马向人骄	
陈 克：菩萨蛮	(137)
有此君王有此情	
赵 佶：宴山亭（北行见杏花）	(139)
恼人天气近清明	
李清照：念奴娇	(142)
卷帘人未识闺情	
李清照：如梦令	(147)



- 沧桑历尽暮年心
李清照：永遇乐····· (149)
- 高歌慷慨送行人
张元幹：贺新郎（送胡邦衡待制）····· (152)
- 等闲莫负少年头
岳飞：满江红····· (156)
- 却恨相逢改嫁时
陆游：钗头凤····· (160)
- 任他花草自争春
陆游：卜算子（咏梅）····· (164)
- 霜鬓虽残心未死
陆游：夜游宫（记梦寄师伯浑）····· (166)
- 多景楼前慷慨歌
陈亮：念奴娇（登多景楼）····· (168)
- 江晚山深听鹧鸪
辛弃疾：菩萨蛮（书江西造口壁）····· (171)
- 烟柳斜阳最断肠
辛弃疾：摸鱼儿····· (174)
- 灯火阑珊寂寞心
辛弃疾：青玉案（元夕）····· (178)
- 山似文章太史公
辛弃疾：沁园春····· (180)
- 追思往事叹今吾
辛弃疾：鹧鸪天····· (183)
- 感慨偏多送别情
辛弃疾：贺新郎（别茂嘉十二弟）····· (185)
- 翩然独立有佳人
辛弃疾：水龙吟····· (189)
- 乌衣无梦到西园
辛弃疾：汉宫春（立春日）····· (193)
- 白日居然古鬼来
刘过：沁园春（寄辛承旨。时承旨招，不赴。）····· (195)
- 重来旧院忆红裙
史达祖：三姝媚····· (198)
- 写尽双双燕子情
史达祖：双双燕（咏燕）····· (201)
- 一春苦雨带愁来
史达祖：绮罗香（春雨）····· (204)

笔下秋虫似有神	
张 铤：满庭芳（促织儿）	（206）
偶将别调写柔情	
姜 夔：长亭怨慢	（208）
何曾寄托咏梅花	
姜 夔：疏影	（212）
梦中感旧忆奇才	
刘克庄：沁园春（梦孚若）	（216）
南人谁更念中原	
刘克庄：贺新郎（送陈真州子华）	（219）
聊存一格析莺啼	
吴文英：莺啼序	（222）
秋蝉有恨吊宫魂	
王沂孙：齐天乐（蝉）	（226）
深描细写白莲花	
张 炎：水龙吟（白莲）	（229）
后 记	（231）

塞下秋风远戍情

塞下^①秋来风景异，衡阳雁^②去无留意。四面边声连角起。
千嶂里，长烟落日孤城闭。浊酒一杯家万里，燕然^③未勒
归无计。羌管悠悠霜满地。人不寐，将军白发征夫泪！

——范仲淹：渔家傲

范仲淹是北宋仁宗时代的“名臣”，从进士出身，官至参知政事，曾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，负责西北边防，使西夏的敌人不敢轻易来犯，被称为“范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”。他少年时就以“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自勉，后来又把它写在《岳阳楼记》中，至今为人所传诵。像这样一个立志高远，又身负一方安危，受到朝野重视的人物，照一般人想来，一定是面目严峻、神态凛然，使人望而生畏的吧。然而他在所写的词中，却完全不是这种人物。不但他那“酒入愁肠，化作相思泪”，使人看到他柔肠宛转，便是描写边塞风光，也丝毫不似一个望高威重的统帅。表面一看，是有些奇怪的。

这首描画边塞风光的《渔家傲》，其实在当时就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了。魏泰《东轩笔录》便记述了这样一件事：

范文正公守边日，作《渔家傲》乐歌数阙，皆以“塞下秋来”为首句，颇述边镇之劳苦。欧阳公（按，欧阳修）尝呼为穷塞主之词。及王尚书素出守平凉，文忠（按，欧阳修谥号）亦作《渔家傲》一词以送之。其断章曰：“战胜归来飞捷奏，倾贺酒，玉阶遥献南山寿。”顾谓王曰：“此真元帅之事也。”

这段记载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少，其实很难说。欧阳修这首《渔家傲》不见于他现存的词集中，固然可以说是结集时偶有遗失；可是欧阳修自己就写了不少内容并不那么昂扬奋发的词，怎么好去讥讽范仲淹，并且还有意同他唱对台戏

① 塞下——这里指宋朝西北边疆。

② 衡阳雁——传说雁自北向南飞，到达衡阳就不再南下。

③ 燕然——燕然山，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，即杭爱山。后汉时，将军窦宪追击匈奴，登上燕然山，勒石纪功。